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二百八

集部

安陽集卷三十三

宋 韓琦 撰

奏狀

乞外任知州狀

右臣輒滙危誠仰塵睿聽庶期恩允但積震營竊念臣
昨自丁憂服闋到闕在館供職及監左藏庫復差充開
封府推官住京通及四年有餘在府日以家貧累重數

曾進狀陳乞外任知州差遣事寢不行後於去年十二月內蒙恩授三司度支判官當日臣上荷慈渥未敢再申前請今來到省已及半年有餘粗勵勤拙偶免墮曠重念臣本由衰緒獲竊榮階聚族至多食貧斯久欲適庇宗之望再希補郡之行伏望聖慈下軫單蹤特頒俞旨許於舒宣二郡或汭流路分授一合人知州差遣稍賴公田復霑優俸誓力求於衆瘼冀徵補於盛猷干犯宸嚴臣無任

辭免諫官第一狀

右臣近者輒瀝丹愚上千宸寧冀諧補郡得以亢宗遽
荷宸私俾從人欲尋奉勅差臣舒州軍州事已朝辭訖
見起發赴任今忽准閣門告報蒙恩授臣右司諫令受
告勅者被寵匪堪省躬增懼伏念臣早承隆緒勉遵素
業妄希寸祿本無他技伏遇皇帝陛下首臨軒陛親策
廉能誤中甲科亟塵優仕進聯匠署出贊侯封逢辰之
榮揣分誠過豎遭憂去職除服還臺忝預直於書林復
濫巾於朝著嚮繇主藏移佐尹京僅越朞年易參計局

曾無幹用少補鴻明徒以衰替之餘貧窶滋甚屢嘗剡
奏願遂假麾幸沐俞恩實蘇悴族方違禁坐甫及行期
豈謂過錄單蹤擢躋諫列矧茲言職務進忠規固當簡
才是爲稱選而臣自叨引籍繼被使煩顧局事之微粗
嘗修舉在朝政之大奚所發明此或冒居必干清議伏
望皇帝陛下睿鑒遐燭天仁下濟特追成命俯矜前懇
令臣止守舊官許赴舒州本任則循名責實諒無假器
之言砥節首公永效捐軀之報其閤門所賜告勅臣未

敢祇受臣無任

第二狀

右臣奉勅差知舒州軍州事尋已朝辭今准閤門告報
蒙恩授臣右司諫令受告勅者臣度才難處引讓非偽
尚稽俞音增惕孱軀竊念臣近以住京歷年居職無效
族屬所累俸廩不支懇上奏函冀從州任皇帝陛下已
回睿監俯遂勤請庇宗如願淪髓知榮不謂恩出非常
任踰其量驟升諫列實駭人間重念臣久預周行徒堅

素節曾無讜論仰助熙辰罔詳政教之善經莫究朝廷之大體遽茲冒寵孰曰當仁伏望皇帝陛下開照微之明謹失德之舉追還渥命簡用真賢令臣止守舊官發赴舒州本任儻或稍甄孤迹未允外遷即乞許臣且奉常參却候在京依例差遣如此則天仁從欲俾知分以獲安臣節輸忠期轉壑而後已臣無任

代張若谷密學舉官自代狀

右臣伏覩右諫議大夫充集賢院學士任中師器識淵

通行能淳固奉諍臣之職式罄忠規陪書殿之游素精
儒業惟是列卿之亞實參司寇之崇宜擇幹良以重名
器願回誤及之寵擢茲當用之材臣今舉充自代臣無
任

授起居舍人舉官自代狀

右臣伏見右正言直集賢院吳育學富識精行醇德茂
陳三道之要早膺舉首之擢預七人之聯益見匪躬之
操惟左右置史之重有言動必書之法須才而任在選

宜艱內度已能誠知於不逮外稽公議必謂於當仁願
回誤恩以進良士臣今舉充自代干冒旒宸臣無任

授知制誥舉官自代狀

右臣伏覩尚書刑部郎中直集賢院權同糾察在京刑
獄王皞識略淹該藝文宏瞻懷鈇書殿素高約史之才
典獄都畿甚著持平之譽儻進司於明命必振起於時
風願回誤恩庶協公議臣今舉充自代干冒旒宸臣無
任

代中書謝歲節御筵狀

右臣等伏蒙聖慈云云者履歲元之序方納於春祺乘
機務之閑俄頒於宴寵調飪曷裨於宸化肆筵姑預於
朝歡此蓋幸遇皇帝陛下恭己凝圖協時布度庶官樂
職羣物遂生贊陽之令惟行湛露之恩遽及邇聯胥集
頓光蓬華之居聖澤載滂益荷雲天之施唯誓傾輸之
報仰酬臨照之私

代中書謝皇子降生詩獎諭狀

右臣等伏以靈辰既望爽律方中協皇嗣之誕彌示郊
禡之吉應此迺宗祊錫羨高厚儲休流瑞福於庶邦衍
基圖於萬世而臣等獲毘隆治親覩嘉祥形下俚之音
式宣熙事冒中宸之覽徒媿菲才豈謂天量包荒詔函
加獎聖言溫麗日星之象交輝臣節傾輸葵藿之心共
盡

進皇子降生詩狀

右臣伏以佳月吉辰皇嗣降慶此蓋陛下寶慈隆儉仁

育庶邦惠澤遠流天下蒙福故昊乾顯鑒宗祏默助挺
生聖子以示無窮之待幅員之間既抃且舞臣叨塵詞
掖獲覩盛美輒忘愚陋著成五言十二韻律詩一章以
繼嘉頌之末

應詔舉王居白堪充選擢任使狀

右臣伏覩都官員外郎知漢州王居白清德懿行外溫
內方策名效官行越二紀處煩無滯其用舉事必協於
中分符遠邦衆謂沉抑幸遇朝廷選材濟治詔及下臣

願以名聞足備器使臣今保舉堪充選擢繁難任使如擢用後犯正入已贓臣甘當同罪

乾元節陳乞姪景淵恩澤狀

右臣親逢盛際獲預近班無似之才久叨寄任及私之請尚覬恩榮適丁誕聖之辰幸均延世之賞臣有親姪郊社齋郎景淵幼親師學粗稟義方當鳴社之發祥思亢宗而竊祿自天之澤固浹物以無垠許國之心在捐軀而曷報干冒旒宸臣無任

移帥陝西緣邊四路謝賜緡錢狀

右臣誤膺朝寄兼總帥權多壘未清茲為辱命榮名存
及能不媿心惟俟重誅敢圖蕃錫豈謂特回睿眷載惻
邊勤賜以上林之泉且示中權之寵無功被賞誠取厚
顏以死報君願殫常節

陳乞姪景先差遣狀

右臣輒傾危懇仰瀆慈宸方崇孝以治人冀推恩而從
欲伏念臣早失父母鞠於諸兄官薄家貧久未遷葬近

年於許州陽翟縣卜得塋地方圖襄事適值臣差充陝西經略副使臣遂奏乞兄璩磨勘改官後除一京西汝州知縣差遣就便營葬後來却得壽州安豐知縣臣方欲奏乞改差又值兄璩身亡所有葬事至今無人幹集臣復任當邊寄不敢自求私便今選得來年遷葬有親姪將作監主簿簽署保靜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景先到任已及成資欲望聖慈特許就移許州簽判或許州陽翟汝州梁縣知縣差遣一次寧神宅兆庶安人子之情

效死疆垂少報君親之惠臣無任

明堂陳乞妻甥杜儀恩澤狀

右臣伏以錯事合宮式昭能饗均禧率土咸被霈恩輒
循保任之規仰瀆睿明之聽臣有妻甥進士杜儀幼而
志學長以克家屬嚴配之展儀實上下之交福躬疆場
之事雖莫奉於祭容念葭莩之親尚竊援於蔭格儻特
從於人欲誓力報於君仁其杜儀仍乞於文資內安排
干冒宸嚴臣無任

中書進天章閣觀祖宗御集錫宴詩狀

右臣等伏蒙聖慈召赴天章寶文閣觀祖宗御集賜御
飛白書羣玉殿錫宴者二帝在天多文垂世並河洛圖
書之興極天人精祲之微皇帝陛下祇若先猷秘于內
閣思崇寶訓親發瑤函爰命邇臣獲窺聖作從容便坐
揮發宸毫咸有恩頒又參宴集實睿聖非常之寵為臣
隣莫大之榮謹各賦成拙詩一首繕寫進呈洵瀆天聰
臣等無任

中書進仁宗皇帝挽詞狀

右臣等伏以大行皇帝奄棄萬國內外臣妾號慟殞絕
無有生意況臣等待罪二府始終榮遇皆願從死于昭
陵之下而不可得然欲宣盛德述至仁寄其悲慕之懷
以傳著於無窮惟是蒿里之歌薤露之唱可布寫其一
二臣等忍泣抽思各撰成大行皇帝挽詞三首繕寫上
進臣等無任哀摧感咽之至

中書進英宗皇帝挽詞狀

右臣等伏以五行皇帝方圖至治奄棄羣臣四海悲摧
殆絕生理而臣等備位二府聖眷特殊雖百殞其身固
不能報恩遇之萬一今諏辰云吉遷坐有期臣等啜泣
悼心各著成挽詞三首願假執紼者以發揚其攀號痛
慕之情臣等無任

上永昭陵名狀

兆域之圖按禮經而伊始因山之故奉大訓以惟嚴宜
立嘉名上符至德五行皇帝仁無不浹道極莫稱開壽

域以躋民咸歸聖治建善經而長世坐致時雍豈徒超
越於百王固以光輝於萬世大行皇帝陵謹請以永昭
為名

上永厚陵名狀

因山而葬將循堯帝之宏規就水為名復舉漢文之故
事詢于鄙陋曷足形容伏以大行皇帝以上主之資繼
景炎之祚聖心欲治方圖庶事之康天意難忱不降萬
年之福此方中之始竈宜復土而有稱夫惟盛德之無

前固與方輿而同厚大行皇帝陵謹請以永厚為名

安陽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二百九

集部

安陽集卷三十四

宋 韓琦 撰

奏狀

辭免三司使

臣今月三日殿直杜慥至伏蒙聖慈賜臣詔書一道令臣交割職分公事與以次官員訖發來赴闕臣自違去闕廷歲且一紀忽膺節名獲覩天光在於臣子之心固

不勝其喜幸然切聞道路之說謂朝廷將委臣以主計之任緣臣向自并門感疾不堪劇事得為鄉郡實出異恩到任方及一年故氣居常發作百端攻治終不痊除臣方欲懇上奏封願還旄節冀諧滿任以保餘生豈謂朝廷更不體量驟加進用臣粗識忠義素不辭難其如疾病在身自度不能牽強臣若弗虞顛踣苟冒寵榮將來致誤國家臣則死有餘責況臣久叨帥任徧厯三垂在兵旅之間頗知一二於錢穀之事實不諳詳伏望睿仁鑒此誠悃別

選曉財利有心畫近臣使主大計許臣只授前官禮部
侍郎終此一任庶茲哀劣得遂安全誓竭愚忠以報洪
造臣見交割職分公事未敢起發且在本州聽候朝命
辭免樞密使

臣近者被召主計辭不獲請臣尋離相州赴闕次而聞
恩制再下擢領機繁臣以陛下勤政答天之際宜選當
世才傑左右聖治臣疾病愚短實不可當此重任已滙
懇附遞陳讓未奉朝旨伏望聖慈念臣哀劣知分早降

指揮追寢親命只令臣三司供職臣雖於財利素未諳曉若以忠勤自勵亦冀少充國用臣候到韋城縣以來未敢前去別聽朝命

第二

臣近奉詔赴闕而聞朝廷除臣充三司使臣向日大疾之後精力未復輒敢陳奏辭避續奉朝旨催促臣即時治行上道又聞降制擢臣為樞密使緣三司唯治錢穀臣尚恐哀劣隳敗有誤國計今宥密之地天下兵制無

不總領邊防處置動繫安危當此之時陛下宜選不世
出之才以協中外之望如臣識慮素短又身有宿疹實
不可玷冒恩寵已兩次具述誠懇上瀆聖聽乞早賜追
寢新命只令臣於三司供職臣雖疲瘵若朝廷責以歲
月之效亦望稍給經費未奉俞旨臣夙夜省度誠知大
祀俯逼君召不即奔赴合抵嚴誅然臣本以量力知分
求免重任非有抗慢飾詐之心若朝廷以此罪之臣雖
就戮實無愧恨臣見到韋城縣必俟可奏方敢前去伏

望特回聖意

第三

臣近被召赴闕而聞朝廷委以主計之任臣以宿疹未復懼不克堪尋懇奏辭避續降奉聖旨令依前降詔書疾速發來赴闕臣不敢再瀆天聽方治行在道又聞朝廷擢備樞輔念臣才局素短加之疾病衰耗掌三司錢穀之事尚恐不職有誤國家何況本兵之地事有萬微當水為大災陛下側身思政訪求謹言之際宜得非常

之才使與丞弼之臣交相補助以圖治安臣之愚孱豈能副陛下寵用之意伏望聖慈深惟名器之重不可輕有付與別選賢傑總幹機務令臣只依前命於三司供職臣當勉勵疲拙以濟經用所貴公議為允臣誠粗寧臣未敢即入都門見且在路聽候朝旨

甲辰冬乞罷相

臣今已三上表乞罷相任其所敘述皆出血誠非是粗厭人言苟為禮數以虛瀆于聖聽直以充位二府通及

九年不惟有妨賢傑升進之路兼臣體有宿疾中書萬
務所會臣雖夙夜勉強而近日以來頓覺衰劇若不稍
遂休息非久必成沉痾陛下推仁廣愛諒極哀憐欲望
聖慈早俞所請許知相州既殘軀得遂保養又先塋不
失治完天地大恩盡死難報

第二

臣近以三上表乞罷相任出補外藩繼蒙批荅未賜俞
允令斷來章者伏念臣自叨上相及此累年任重才微

心力殫耗日懼顛覆不能副中外之望貽聖哲之憂況
臣周旋省循頗甚詳熟雖知明時可戀厚眷難逢蓋以
識慮已竭不可得而加筋骸已疲不可得而強方今睿
明躬政賢俊滿朝於臣當去之分足免餘責是以願從
外補庶獲安全重念人臣之事君其進退用捨惟上之
所令此於義之常不容以私而自便也及遭時遇上照
其至誠愛之如父母容之如天地乃可以述其志而有
請於上當用而用欲止而止今陛下愛臣容臣之德雖

天地父母無以過也是敢昧死陳乞伏望聖慈深察哀而許之臣以方在病告不獲一對清光面陳悃悃及有旨斷章更不敢上表

第三

臣累上章求退日俟俞旨今月十八日蒙降中使宣諭令赴中書供職者臣竊揆聖意必以臣歷事先朝輔翼陛下憐其舊物未欲遽捐此雖陛下眷待至深而於臣之分誠未為得何者宰相之任佐陛下統理天下繫一

代治亂處非其人則取輕四夷貽笑千古寵祿之過只
為災殃凡愛臣之道莫若安之全之使不至於敗覆而
已今陛下任臣於輔相之首而歲月久甚弗與之去豈
安全之道哉此所謂愛之適所以害之者也兼臣體嬰
宿疹身當重責憂思之過有加無瘳伏遇陛下躬親聽
斷以來凡所處置皆非臣下愚慮所及天下聞風日欽
明聖此乃宗廟垂慶朝廷無事之時臣固願暫解劇煩
少休于外譬之駕馬平居代勞猶能勉強不幸力憊而

生疾則當釋去銜勒須其可用若尚以鞭箠臨之責其
遠到則立見乎不克勝而斃矣陛下馭臣之道必不忍
其如此今陛下若矜臣勞舊賜以安全暫使臣出守鄉
邦得遂休養俾駑馬之賤年歲之間氣完而力復陛下
再有驅策庶幾奮然自效稍備十駕之用若坐觀其負
重力殫不勝任而死此衆人所嗟陛下豈無意而憐之
哉伏望聖慈哀察早如所請

第四

臣已三上表章三具劄子陳乞免罷臣誠雖罄天聽未
回須至重瀝血懇上千天聽臣竊謂陛下留臣之意有
二而愚臣自謂當去之道有五臣所謂陛下留臣而弗
許者不過以臣齷齪自謹頗厯事任謂尚可以驅策之
或則以臣先朝所用譬之舊物不忍便令罷去此乃陛
下愛臣之私也臣所以自謂當去者蓋本朝以來祖宗
所任上相山陵事畢即多從罷退考諸國史固有典常
向者永昭訖役臣以陛下尚猶服藥未敢援例求去比

者聖躬康復親總萬務此臣之一宜去也況自陛下獨斷以來裁決庶政動中規矩天下翕然欣戴中外和肅雖西邊近有小警乃狂童跳梁於疆界之外未足為患則臣非避多事而求免此臣之二宜去也凡執事之臣所以輸忠孝罄才力以補朝廷之闕雖臣道之所宜然亦謂陛下持任人之法于上蘊知人之明于中翼卜殊知以伸所用而臣智慮已竭久當要任蔽塞後來升進之路罪不容戮此臣之三宜去也臣以憂勞所積久成

疾疹疲繭之幹寢難支持委之事機必悞國計此臣之
四宜去也陛下以天地之量知臣闕失眷待愚臣有異
於衆當此重柄日覺不任一貽人言都喪前效此臣之
五宜去也臣之所陳較然易見冢弼之任不敢復當伏
望聖慈早賜許臣外補除一鄉郡稍令休息異時氣體
復完有邊鄙重難任使臣願盡駑力又安敢辭

第五

臣近三上表及累具劄子乞罷相任出守外藩伏蒙聖

慈前賜批荅令斷來章今又疊降詔旨不允所奏天眷
隆厚固非愚陋之所克堪欲報大恩未知死所然臣前
後所述當去之理已是罄竭誠懇若一一又復披叙恐
煩聖聽臣今再陳大略者直以備位二府通及九年自
叨首宰之任又踰三歲去年春初已曾上章乞退便私
值先帝服藥奄至上僊陛下嗣承大統未敢再入文字
遷延至此况前來呂端馮拯乃真宗仁宗即位之初首
相也踰年之後以疾求罷皆得如請盖是恩恤舊臣以

均勞逸次則躬政之始務進賢傑以示至公之道臣之所乞已是過時况陛下聖斷日新中外安恬臣既才識疎謬而又體嬰宿疾若恬然在位不思引去乃是不知進退之人日對清光豈不羞愧外見百辟何施面顏故懇懇上封聖意終未開允夙夜震惕一身若無所容伏望天地之造早賜矜許以安愚者之分

乙巳乞罷相

臣今已三上表干瀆天聽乞罷相任出守外藩蓋臣去

年冬初求退之時曾承面諭許過仁宗皇帝大祥再上文字伏望聖慈更不降斷章批荅便賜俞旨則臣免天下公議有妨賢竊位之責又病軀衰劣獲休養之便此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臣雖百殞何以上報

乙巳冬乞罷相

臣此者三陳奏牘求罷政柄累蒙詔示未諒血懇陛下待臣之厚可謂非常而臣省分之深誠難自已蓋臣自歷右府及忝相任區區無取忽已十年以衰病之身久

當天下之責智慮素短聰明不強憂勞攻于中形骸敝
於外黽勉積日愈為物議所輕故在先朝已嘗求退值
陛下膺顧命承大統當朝廷多故之際遂不敢輒有陳
露遷延直至去年初冬陛下躬親萬務睿斷日新方敢
重瀆天聽時陛下以尚在諒闇責臣去不是時及仁廟
終祥孝嚴奉安禮畢臣乃敢再申前志會羗人萌孽陛
下則又以邊事責臣謂未當去臣上體聖意不敢力辭
至於包羞負愧勉還本職因得面叩乞賜許去之期陛

下哀憐則有過南郊之諭臣雖夙夜牽強終是疲繭寢
覺不能支持今幸禋祀慶成邊垂無事二府所任皆一
時賢傑之臣臣故於此時決期聖造一推從欲之恩願
再守鄉邦休息殘年調治宿瘵使犬馬之軀稍遂完復
異時再當驅策庶盡死節伏望聖慈早賜矜允

第二

臣近三上表一具劄子乞罷相任伏蒙聖慈特差中使
宣召臣今日入對又已面罄誠懇更不敢委曲陳叙陛

下既悉臣之賤言何惜一賜可詔使臣出補小邦稍遂
休息以全陛下天地父母之大恩臣見伏私第聽命必
期得請若未降俞旨須至累累煩瀆聖聽雖獲竄殛義
無所逃

第三

臣伏以王者執大信以示下則號令無敢不從人臣任
至誠而事上則進退必當其分臣待罪首宰內省無狀
故自去年冬初累表求退始陛下未賜開允次乃許臣

過仁廟大祥再上文字及今夏復干聖聽陛下則以西
事為慮不容力辭臣不得已遂敢再叩許去之期承陛
下面諭候過南郊相度今郊禮既成矣邊事既息矣臣
區區二府將踰十年可謂妨賢竊位之久矣大水為沴
元元失業臣職在調燮可以順天戒而行罰矣臣加有
冒脇之病乘衰增劇萬務之重實難牽勉故今者昧死
拜章決期引去陛下忘前所諭旨屢降詔示尚無可奏
之意則是大信可以輕失而凡所號令下安適從哉臣

既陳可去之理明白如此陛下留之遂不知恥愧復還
重任則是不能以至誠感動聖念自乖進退之分君臣
之間其失兩不細也臣固願聖念不以臣賤言可忽早
俞所請庶天下知陛下號令必信而左右有實知止足
之臣則紀綱豈得不振而風俗豈得不勸哉臣無任懇
激俟命之至

第四

臣此者屢于聖聽求解柄任其所陳可去之理意已殫

竭唯陛下深察誠懇與保全愛惜臣之名節且令出補鄉郡調養宿病不然則臣至此凡三乞罷去矣若每次累上表劄至於十數陛下堅不從允則遂懷慙忍恥黽勉復位不唯百辟四方視臣舉措如此大為嗤笑下至三尺童子必皆以為妄僞可鄙也則臣將何面目當魁柄而輔聖治哉臣今寧以違忤聖情得罪受一時之戮誠不願為百辟四方下至三尺童子之所嗤笑鄙薄以貽不泯之辱也伏望聖慈哀憐早賜俞旨則臣終身幸

甚

第五

臣此者以竊位之久自處不安疊上封章求去重任伏
蒙陛下天地之度不以累于聖聽便賜重戮昨日又獲
面對細具誠懇披陳陛下垂察愚言漸有開可之意許
於內中再加審慮此乃睿明矜照使全進退之分不勝
幸甚臣今乞只守本官出知相州既獲修治先塋又得
保養宿疾異日陛下別有驅策臣不以內外之任期于

效死以報大恩

丁未春辭免司空兼侍中

臣今覩閣門宣制伏蒙聖慈特授臣司空兼侍中聞命震駭不知所處竊念臣塵玷二府殆將一紀妨賢之久日以盈滿為懼故比年以來屢請退罷先皇帝矜其懇切嘗諭以去之期方俟少間再有披露伏遇陛下龍飛天位澤被羣工臣昨日進擬之間已曾面奏歐陽修以降並遷一秩若宣召學士草制乞如此例寵典或遇必

須煩瀆聖聰今乃以司空侍中二官併以授臣緣此極高之品自本朝以來罕曾兼拜不同門下中書侍郎可以并除臣既與邇臣推恩特殊則是行賞不一況陛下聽斷之始當以至公示於天下獨私首宰則必喧沸公議而損辱新政愚臣之罪固不容誅早來又以面剖肝膈皆非矯妄其所降恩命臣不敢祇受並乞追寢欲望天聰垂察許於二官之內止受一重兼前來甚有貼麻改換體例又臣先臣已贈魏國公臣亦願仍舊封以為

嗣襲之光儻諒血誠誓堅忠報

第二

臣昨日以覃恩宣制而臣特授司空侍中恩出非常駭然不知所措之地蓋以三公之崇與珥貂之貴二者品秩殊重自國朝以來罕曾兼拜故即時面奏不可當之理退又具劄子數陳固不敢盡冀追寢新命只乞於二官之內許受一重今蒙差降中使曲賜御札封還所上劄子令即祇當辭不可再者聖語丁寧雖欲示以殊禮

愚臣內省於義誠有不安緣臣自右僕射改司空已是
超轉更兼侍中即從來無有此例又歐陽修以降並各
遷秩一等而臣獨進三官輕重不均胡顏自處况陛下
臨御之始而臣猥當首宰之任不能愛惜國體自知涯
分叨榮冒寵為天下之所鄙笑則恐大累初政無以厭
伏衆心此事所繫不輕非是矯為辭免兼臣所乞只封
魏國蓋欲承先臣之舊為人子之榮伏望聖慈深察早
降俞旨下學士院貼麻施行如此則上不玷於大公下

免貽於清議犬馬之報惟誓殫竭

第三

臣近以覃恩拜命內省未安尋且愚懇上陳迄今未賜
俞旨早來蒙宣示張方平劄子伏讀之際益用惕然若
不再瀆聖聰實恐未能周悉盖方平之說乃是學士院
一面援據即不見得中書始以先帝登極恩例進呈歐
陽修以下並當進秩一等尋奉詔旨施行臣繼曾面奏
若宣召學士草制臣與曾公亮等亦乞依此除授寵典

或過必不敢當次日制下蒙授臣司空兼侍中推恩既異安敢默默况仁宗即位之初丁謂自司空拜司徒兼侍中馮拯自左僕射拜司空兼侍中曹利用自右僕射拜左僕射兼侍中參知政事任中正等各遷二官則是中書此來進擬本循嘉祐之例而學士院降制乃用乾興之比所以輕重不一義難祇受兼臣與曾公亮恩命自亦不同公亮則止是平遷較臣則獨為超拜若謂王旦呂夷簡皆自右僕射進拜司空則並仍兼門下侍郎

不曾更加侍中且今來慶澤周被豈當有不均之理非如王旦等前例自是特恩優轉此臣所以揣分知過焉敢矯為避免欲望聖慈深垂矜照特依前請下學士院貼麻改正其所進封亦乞只用舊國如此則稍寬愚相之責不累初政之明

丁未秋乞罷相

臣近以先帝山陵事畢回次鞏縣即附遞上表乞解相任至京伏蒙聖慈差降中使賜以批荅不允尋再具表

赴通進司投下本司稱有聖旨不許收接此陛下眷臣之意可謂厚矣然臣待罪二府于茲一紀徒任孤直殊無經濟之略而復冒脇有疾積成衰痼萬微之務非病力之所克堪又自有唐至于五代首相之為山陵使者事已求罷例皆得請昨仁宗皇帝昭陵復土而先帝尚進藥劑其時臣上體國家不敢援此故事遽然引去今先帝已安陵域祔廟禮成乃陛下發明新政以恢大祖宗先烈之盛固當升進賢傑共熙聖治而臣二府一紀

祿位盈極自近朝已來凡任首相未有如臣歲月之久者妨賢之甚夙夕不能自安此臣當去之一也中書事無不總文字繁委而臣故疾嬰纏日難牽強此臣當去之二也宰政不舉謗議日興事業不著于時問望益衰于前此臣當去之三也前世為山陵使者事訖而罷載籍具存今臣兩為山陵使若恬然不能避位則是為輔臣而不知典故何以勝天下之責此臣當去之四也臣負此四當去自知甚明而陛下欲以私恩留臣顧中外

公議且謂臣何伏惟陛下聰明睿知海內方瞻仰盛德不可私一不才老病之臣致犯公議而失海內之望臣所以不避鈇鉞昧萬死固請一郡少安愚者之分且使病軀稍諧休息則陛下天地之造何以為報臣無任祈恩俟命激切之至

第二

臣近上表乞解相任蒙降批荅不允今月十三日已再具劄子面奏其所叙當去之理不一事皆明白可信非

妄言也必謂陛下哀而憐之亟如所請今乃再煩詔諭殊未開納臣竊揣陛下之意不過以臣歷相三朝攀附二聖謂雖衰病不職不可令其遽去此陛下以為待臣之意厚臣愚反以為薄也臣請申其前說且臣備位二府行越一紀妨賢之久未有如臣之甚者而不去身嬰宿疹日甚一日萬務之重不可支持而不去宰職隳曠謗議叢起人情皆欲其去而不去昔之為山陵使者事已即罷而臣兩為山陵使而不去而陛下特欲矜其舊

物以留之則臣有此不去之大責仰而慙俯而愧何施面目於廟堂之上哉若俟其職事愈廢病益不支議者交章而肆攻然後免而逐之得不傷陛下所厚之恩此臣所以為薄也今陛下左右輔弼之臣皆一時名世之賢侍從清近之官皆一時可用之臣當先帝祔廟禮成之後宜升擢彙進使交修衆職以悅服於天下使無狀老臣補郡於外以寧病軀全陛下御臣終始之禮保愚臣守道平生之節則陛下之恩至厚也至重也雖天地

父母之道不能過矣伏望深照茲懇早降俞旨若陛下
不賜可詔則臣瀆犯聖聽決於不已臣無任祈天俟命
待罪激切之至

第三

臣近上表乞解相任蒙批荅不允今月十四日再具劄
子面奏其所叙當去之理不一事皆明白不敢妄陛下
哀其誠實遂有開許之意臣退而俟命必謂俞旨旦夕
而下乃煩再遣中使賜以手詔訓勉加厚未容解去非

如前陛下所賜德音既駭且疑夙夕不能自處伏惟陛下德業日隆方以至仁至信以御天下既哀臣前請盡出誠實已面有垂可之諭則望敦仁示信深軫衰舊早收相紓俾其只守本官外補一郡覆載亭育不過厚恩終始保全皆由聖造臣今更不敢赴中書即歸私第聽候朝旨臣無任祈天俟報激切之至

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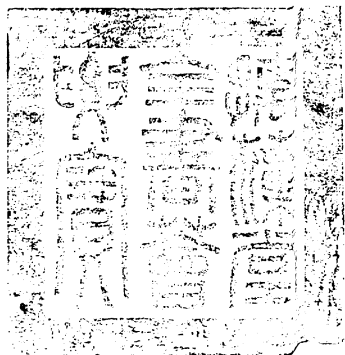
臣近上表及累具劄子乞早罷免歸伏私第旦夕以俟

俞旨昨晚復蒙差降中使宣召孤誠憂迫須至重煩聖
聽臣今必當去者蓋以二府一紀愚短盡以罄竭妨賢
之久自顧難安而又宿疹所嬰時在假告職業隳斃謗
議叢起茲陛下之所稔聞仁廟英宗山陵兩塵使領事
訖當罷故事甚明此臣所以確然請退而不已也况陛
下前賜面諭已有開許之意故臣粗舉大概更不敢詳
陳極論喋喋於宸宇之下惟幸聖明哀察早令補外使
人言頓息賢雋彙升病軀少休得全骸骨乃陛下示公

斷而存私恩也臣不勝區區昧死固請激切之至

安陽集卷三十四

謹案卷三十三第四頁前六行右正言直集賢院
刊本直訛有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衛子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安陽集卷三十五

六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二百十

集部

安陽集卷三十五

宋 韓琦 撰

奏狀

劄子附

罷相辭免兩鎮

臣伏蒙聖慈特降制命授臣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充
陳州鄧州節度使判相州者臣脩位歲久自顧無狀抗
章避位屢瀆聖聰而陛下聖鑒哀憐先賜手詔諭以開



許之意臣嘗因奏謝具述臣已忝三公之列不同資秩
未崇者罷日則有遷拜乞只守本官補外今既獲典鄉
郡已為罷免之榮而蒙陛下復進官資任兼將相在臣
愚短固知不可勝克又況總帥兩鎮恩命非常自本朝以
來臣僚未嘗有此除授中外聞聽實為駭愕臣尋曾面奏
罄竭誠懇今來遷秩蓋陛下已示眷遇之異更不敢固
辭惟是兼領兩鎮非臣所當伏望陛下上循祖宗舊制
深惜國體亟行追寢以安愚分則陛下保全之大賜也

第二

臣此者抗章避位得請鄉邦而蒙陛下更進官資兼領將相之重此人臣之至榮極幸者臣愚自視已不能堪副大恩惟是兩鎮之崇自國朝以來臣僚未嘗并授前面對日已曾罄極開陳退復具劄子辭免伏奉詔諭未賜俞旨夙夜震恐無地所能自容臣豈不知寵命非常特出陛下聖意以示眷臣之禮至隆至厚臣雖百殞何以報陛下不次之遇其如祖宗舊制惟宗室近屬方有

茲拜臣若於至榮極幸之外復竊陛下眷禮之厚踰越
常制不自度而處之則是開邇臣希望僭忒之源自臣
而始以致陛下命令為永久之誤茲臣之大不忠也何
以勝天下之責哉欲望聖慈深監血懇非有緣飾偽妄
之辭特詔有司貼麻止除一鎮則上不隳朝廷典憲之
舊下以安愚臣廉介之守中外聞聽孰曰不然臣必望
睿明早賜開可免頻冒大戮干瀆不已臣無任昧死陳
請激切之至

第三

臣近累辭免總帥兩鎮之命誠已殫盡日須可報乃煩再賜詔諭不允所乞荷恩量已終不遑安臣竊觀前世勞舊之臣人主欲厚其禮遇始必大推恩賞及甚知被寵之過愧而不敢當者終則矜而許之是故君臣交美見稱於後陛下視唐郭子儀如何人哉再造唐室功蓋天下至除太尉則以時多奔競欲身變浮俗遂懇避不受後除尚書令則以太宗昔嘗為之又復堅避代宗皆

從而不拜此不亦君臣之交美哉今臣二府備位妨賢
最久宰政無狀苟免大戮而退陛下即以陳鄧二節并
以付臣既臣僚未嘗除授所以屢瀆聖聽不敢為僭倖
之始且臣之望子儀固霄壤之相邈不當輕引以為據
然輒舉此而為陛下言者兩鎮非常之命切於辭而得
請也伏望陛下以堯舜聰明之聖下照愚陋早降睿旨
改除一鎮以成微臣斷斷一介之志則陛下從人之美
固光耀古今矣臣無任昧死陳請激切之至

第四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李友詢傳宣男忠彥已依所乞令試所有恩命及第宅更不許辭免令早入謝者承命感栗未知所報辭第之請臣方欲再瀆聖聽今更不敢繼入文字即具表稱謝次其兩鎮之命緣自國朝以來臣僚未嘗除授臣已三上劄子辭避前面對日亦曾懇叙不敢當之理日望特賜俞允且臣今來獲解柄任既得出補鄉郡陛下乃命兼領將相寵進官秩長男得試

館職次男遷官而又有甲第之賜自近世以來宰相罷去未有如臣之恩禮優異者陛下待臣可謂至矣臣上體陛下眷遇之意已俱不敢再三避免惟兩鎮之命伏望聖明察臣於義實不可當非是過為矯飾早降睿旨改除一鎮兼自來甚有貼麻體例臣謹伏私第哀祈激切之至

辭避賜第

臣伏蒙聖慈特差勾當御藥院王中正傳宣賜臣見住

居第者臣待罪歲久此幸得請補外聖眷推恩已極優異惟賜第之寵在臣更難克當況自來政府臣僚在京就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茲乃常事若臣獨被恩賜豈得自安欲望特回聖念亟賜寢罷寒儒之分稍獲寧處

第二

臣近蒙聖慈差勾當御藥院王中正傳宣賜臣見住居宅臣尋具劄子上奏辭不敢當竊聞已降勅付閤門據

見貸官宅間數賜臣者臣塵污冢輔苟免罪黜既得出
補鄉郡而陛下推恩太過臣已不能勝荷今復錫以居
第重出意外臣豈不知陛下眷禮之厚固不易得然輔
臣出入乃朝廷常事若陛下以臣之故一開此例恐非
經久之便臣所以規規不已願賜寢罷者非自飾潔廉
以欺罔陛下盖愚慮及此伏望睿明垂察亟如所請庶
上全國體而臣免負稠重叨冒之愧

乞男忠彥召試中等與館職

臣竊聞已有聖旨臣長男忠彥特與館職臣此來忝冒之過夙夕未知所處而陛下加意眷臣又復恩及子舍可謂殊常而絕異矣臣欲罄寫肝膈必期寢罷慮陛下方推厚禮不得悉如所乞然在理當請須合陳露伏覩前朝輔臣子弟有得預館殿之職者必先召試中等然後推恩男忠彥欲望聖慈特令學士院校試依試到等第施行或不中程即如常例既免濫廁美職又協朝廷舊規老臣僥榮太至日自羞愧

永興軍乞移鄉郡

臣遐瀝血誠上干聖聽必祈矜允敢逭竄誅伏念臣遭
會三朝玷塵冢輔十年備位無補國家而復宿疹嬰纏
寢成衰憊丞弼之重不可冒居是以累上奏封請避賢
路陛下察其至懇卹以久勤特推異恩使為郡於鄉里
不謂邊臣輕動釁起綏城陛下以西顧之憂乃改授臣
以陝右總帥之任數加敦諭義難以辭臣自赴職以來
夙夜傾竭冀有以副陛下委注之意而幸天嫉狂孽諒

祚遽然自亡嗣童訴哀情實效順今其使薛宗道等賫表再至朝廷已差韓縝劉航赴延州與議凡有處置盡以成算付之況西界饑喪相繼窘困方甚今急來送款其情可見朝廷所命必皆一一承稟疆堠平謐指日可期重念臣入夏以來腹疾頻作牽連故疾益以虛悴雖加藥艾尚不支持兼臣陛辭之日親奉德音候西事稍寧即令臣却知相州陛下欲全舊恩必猶記此處分且臣昨罷宰相本覬稍均勞逸當朝廷急難之際臣安敢

更避煩重今羌醜屈服將容復好亦是朝廷許臣老病
少求休息之時伏望聖慈早降俞旨俾臣還守相州舊
任犬馬之賤既獲養於餘生天地之仁更難酬於茂育
臣無任哀祈俟命激切之至

第二

臣再傾悃悞仰叩睿明天地之仁必從所欲竊念臣自
去年秋厚陵終事即連上章乞還宰柄不惟以丞弼之
任久媿妨賢亦自顧疾病之軀稍期均逸陛下照其誠

實假以恩榮命守鄉邦以安衰繭不謂赴任有日驟然
易此帥權當是時陛下方宵旰憂邊而臣以忠義內激
不敢苟避慨然西來強率昏疲以答信任若狡羌肆孽
未已臣固願以死自效今俯首歸款朝廷已議開納使
人在境疆堦即寧乃陛下全舊恩矜老臣復許其息肩
養疾之時也兼臣自五月後來一向臟腑不調故疾相
參困劣殊甚軍書民務動致滯留所以瀝懇訴天願還
相州舊任少諧願攝實荷生成伏望聖慈便賜開允指

揮更免累累干犯宸聽臣不勝朝夕俟命哀祈激切之至

第三

臣近陳乞還守相州舊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愚誠已竭必覬矜從天聽未回惟知泣訴伏念臣稟賦愚樸既老且病此當帥職誠出勉強若邊烽尚警敢不以死而扞寇讐及羌嗣已馴亦願養疴而存視息而陛下諭臣以首渠嚮順備豫於暇時況今廊延等四路帥

臣皆是朝廷極選委以經畫則地近易為處置臣昨來
叨領一道兵寄蓋緣事出權宜疆堠即寧理當廢罷兼
臣自入仲夏便苦積疹淹延氣體久虛頓覺不任劇事
且犬馬有疾猶能極聲長鳴顧望主恩幸一寬其守禦
代勞之事今臣羸憊如此不勝犬馬顧望之情陛下豈
不念之哉欲望聖慈更不賜詔答便降俞旨令臣還守
相州舊任免填溝壑上累至仁臣無任朝夕俟命哀祈
激切之至

第四

臣三上表奏乞還守相州一奉詔答未蒙賜可豈禮數未盡更俟哀祈抑愚言甚微不足感動徊徨怵迫弗知所從臣伏聞匹夫之有疾病勞苦必呼天以自聲者安知天之必聽也其意以謂洞然在上而臨已無所閼隔苟呼之無有不徹而應者也若臣脫宰柄之重而就總帥之劇方疆場有警豈敢以勞苦辭今羌酋既順而宿疹乘作乃臣疾痛自呼之時也伏況事平之後許還舊

任大哉聖諭猶在臣耳豈同夫高天邈然不可知其聽
否也凡臣聲其區區切到之懇於陛下至于三矣而陛
下不即垂聽使臣抱匹夫之疾而呼猶未已陛下寧不
矜憐之伏望聖慈察臣所陳不是矯妄乃職局當罷衰
病可去之時俾還鄉郡獲養舊病物性既安於所宜君
言亦踐於無戲天地恩施糜軀曷酬臣無任祈天俟命
激切震惶之至

第五

臣今月十二日男祕書丞充祕閣校理忠彥齋到詔書
一道伏蒙聖慈以臣再上劄子乞還守相州舊任不允
者一夫不安其所尚軫睿慈老臣之訴以誠豈無恩惻
從而後已罪敢逃誅今詔旨諭臣特以羌變難知邊備
宜謹責臣豫慮未容辭疾以去臣復思之戎心雖未易
保然使人繼至朝廷將許其納款非如訓兵伐罪之際
在於此時僅若無事邊備雖不可弛然有諸路守帥分
制閭外非必多病昏疲之餘獨可倚辦且臣初辭重柄

本祈均佚今積哀疹愈難任劇當疾勢可治之時陛下
若念其久勞少賜息肩之地即異時氣體稍完猶可為
陛下之用苟此而不顧必俟其疾及膏肓先犬馬而填
溝壑始憐而信之固已晚矣伏望早降俞命俾還舊守
得諧休養實荷再生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之至

第六

臣伏蒙聖慈以臣五上劄子乞還守相州特降詔書不
允者血誠已竭而君父不為之信邊患將弭而朝廷過

為之憂若不重瀝肺肝必期開允則老臣孤遠遂同無
告之人竊念臣向在近司已嬰宿疹然當時病根尚淺
筋力粗可枝梧自今久疾以來精識頓然昏悴苟不容
其治養得遂少休則蕞爾微軀必致溘先朝露長辭盛
世不盡孤忠且當西轡之初臣則便膺帥任雖力效駕
淺而一無毗益凡所指授無不親承廟略陛下儻許臣
罷去豈無奉行成筭之人可繼臣之後者況西人所議
旦夕當稟朝命若謂事平之後尚須經畫則臣累陳四

路之帥聞見至近責之備禦則必人盡所謀當此之時
陛下何惜不早擇材者代臣使還鄉任則臣犬馬之賤
荷陛下再生復免好權竊位不自量力之毀陛下亦無
顧遇舊老強之以疾有傷恩禮之薄既以保愚臣一介
之節又以彰大君全育之宜中外聞之孰云不可臣不
勝勤勤懇懇哀祈俟命之至

第七

臣准樞密院相繼遞到詔書二道伏蒙聖慈以臣累上

劄子乞還守相州不允者呼天以訴雖若未聞惟疾自
量固難中止緣茲得罪是亦甘心竊念臣昨罷冢司獲
叨鄉守誠知過幸盖本均勞自西事暴興遽然易此帥
任臣不敢輒辭老朽義當奔赴急難自到任以來夙夜
經營卒無明效加以寵榮之過災釁自生疾病嬰纏殆
涉時序近雖稍能牽強其如精識頓衰總制大權顧厓
瘠者豈容冒處况夏人至延州請命議事多日朝廷處
置大得其宜聞已許宗道暫還諒旬浹之間必再齋誓

表過界則長安開府理當先罷以釋戎心之疑其向去
備豫之方不過浚葺城池繕完兵械訓練軍馬審探事
宜此乃諸路帥臣本職當行之事至于將佐官屬亦悉
能選擇保薦又凡事自皆直稟朝廷則臣之在雍不同
用兵之時或有施為朝廷若且要存此虛名即何人不
能勝任故臣當此之際謂陛下可以留念舊物少垂寬
假之恩伏望矜宿疹之已深信德音之前諭俾臣亟還
本郡少息昏疲則臣餘生乃陛下所賜此身未殞圖報

可知臣無任孤誠懇切瞻望哀祈之至

第八

臣男祕書丞充祕閣校理忠彥至伏蒙聖慈特賜傳宣撫諭以臣疾病令更自將理所乞相州為西事未了不令更入文字者陛下遇臣乃隆於父母之愛惟臣訴上亦思盡螻螳之誠感泣以言聖明當諒伏念臣進以孤直不立朋援惟知忠義是為報國故當艱難險阻之事未嘗輒有辭避向在兩府通及一十二年雖身有宿疹

每遇夏秋復多為脾泄所苦然在假告近或三四日遠亦不曾出旬則能出赴朝參不妨職事今臣已六十一歲涉歷憂患固多氣血日衰不能勝任疾病自入夏來藏府復泄脅氣乘虛動作逮月餘日全然妨廢視事近雖勉強而出頓覺昏疲惟是肌骸止存皮骨臣因自忖度若疆事未息且盡此殘喘枝梧尚恐有誤國家無益大計況今羌雛送款遣使再叩延安朝廷已遣韓縝等與議始雖少有違異終必俯伏從命臣故於此時深望

陛下念臣攀附二聖粗竭忠力特垂舊恩許臣還守鄉
邦少遂休養況盛時難遇真主難逢猶幸一二年間氣
體稍完復思展效不忝默默甘與犬馬同盡陛下若謂
事平之後尚須處置緣今四路帥臣所治皆接西人境
界百聞不如一見終是易為經營永興去諸路各一十
餘程邊事既難遙度不免却牒本路詳酌只是空費文
字往還其實何益又慶歷中與契丹再議通好之後富
弼自樞密副使曾出於河北宣撫及元昊將許封冊是

時臣充樞密副使范仲淹充參知政事亦曾相繼出往
陝西河東宣撫今朝廷將容西人請命若遣二府大臣
一赴西邊經制事既目覩則朝廷易為聽從何必責臣
久病精神竭耗之餘謂可倚任其敗事必矣今臣男忠
彥回闕敢附此血懇重干宸聽伏望天地之造早允前
請臣不勝孤誠迫切哀祈俟命之至

修仁宗實錄畢乞不推恩

臣昨奉勅提舉編修仁宗皇帝實錄近已了畢見抄錄

進呈次臣竊以仁宗臨御天下四十二年其間事迹至多兼自前有中書樞密院時政記并日歷所各積壓下十餘年文字未曾編修昨來遂旋伺候了當方行撰次及散下諸路取索臣僚墓誌行狀多以年祀之遠難於尋究以至經歷年歲若非修撰官王珪等與檢討官員多方檢證殫極聞見究心纂集則不能成此大典使煥然詳備臣雖有提舉之名緣補外已久未嘗少施分寸之力竊見宰臣李沆呂夷簡曾提舉編修太宗實錄及

三朝國史並曾陳請書成更不推恩皆蒙朝廷俞允
臣昨赴陝西日已曾面奏將來書成乞依李沆呂夷簡
之例亦蒙恩許欲望聖慈只以修撰官王珪以下有累
年編削之勞各賜優加賞典臣守藩在外但有提舉名
目殊無他效許從李沆呂夷簡之例施行若朝廷將來
誤有推恩臣至時必不避干瀆睿聽懇以死請得如奏
而後已

辭免河北四路安撫使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劉有方齎手詔賜臣以地震河朔涉秋冬未止川防潰決里民流離且大名為天下襟喉之地將以授臣兼欲除臣河北四路安撫使及有方口傳宣旨亦如詔意者惟君使臣當即降命而先馳使指委曲為諭者此乃陛下加禮老臣過示仁卹且慮犬馬之誠或有所蘊庶幾得以自達也幸甚幸甚竊念臣昨以夏秋久疾不能當西帥之重累具奏牘披瀝血懇方得還守鄉郡陛見之日陛下矜臣狀貌知其未安故

許臣亟赴本任臣今藏府雖稍寧息然肌骸依舊虛劣
近復氣攻左臂舉動頗艱神識眊然飲食殊減見多方
調理未得痊平況到任未及百日方諧保養若遽然又
當煩重則臣衰老如此精力有限雖欲繼之以死實恐
有誤國家惟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若容臣更養疾三五
月間俾其氣體漸完始降成命則臣奉承聖寄或可勉
強臣又念昨在陝西當羌人絕好邊鄙用兵之際凡有
處置朝廷尚動加沮詰不甚應副孤危自視無所施設

賴陛下聖明垂照方獲善退此來河朔地震水災之後
生民失業人情震駭妖異仍作近古未有全在朝廷加
意軫慮多方拯濟則可以紓一方之患豈但徒臣北京
便為消伏之策至於朝廷合與應副之事若復似陝西
一皆沮而不行則陛下雖得命世大賢使當此任料亦
不能少濟矧臣素稟愚樸何以勝其大責哉惟陛下深
監前事無俾老臣重居有過之地兼河北定州真定府
瀛州三路從來朝廷謹擇帥臣得以專制蓋凡百耳目

相接易為裁處今若又置四路安撫使以總之則恐徒翻空文使逐處愈難承稟故昔日程琳陳執中知其無益並曾辭免只當大名一路朝廷悉從其請如陛下俟臣稍康必徙臣於北都臣亦乞如程琳陳執中例只充一路安撫所貴事不務於虛名職可修於實效臣無任感恩望聖激切哀祈之至

第二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李舜舉齎賜臣詔勅及傳宣撫

問就差臣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撫使仍聽便宜從事者臣衰病餘生賴陛下大恩得假守鄉里以遂調養甫及百日殊未補復而陛下以北道繼有地震水災之患不以臣無狀付此重寄臣上體聖意丁寧訓諭當強率疲劣不敢再有訴免然前者劉有方回臣已附奏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惟朝廷謹擇帥臣使得專制則事皆耳目相接易為裁處故昔日程琳陳執中任大名府亦曾差充河北路安撫使尋各以此辭避遂只當大名

一路若將來徙臣北京亦乞如程琳陳執中之例臣今却授勅充河北一路安撫且臣昨所陳請蓋欲朝廷不崇虛名使逐路各展實效庶幾不誤朝廷處置兼臣自去年疾病之後精神頓覺減耗不類日前若忝竊權任不自量力却致曠敗雖陛下以重責加臣何益國事欲望睿明照此別賜指揮許臣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以安愚分臣見交割相州公事與通判訖且在本州候得俞旨進發

再乞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

臣輒傾愚悃仰冒聖聰顧權任之非宜在衰疲而當訴竊念臣自前年秋以被疾之久得還補鄉郡到任未及百日蒙陛下特遣中使劉有方齎手詔賜臣以河朔地震水災將以授臣大名府兼欲除臣河北四路安撫使臣以所患尚未痊復尋具懇奏且乞更容治養仍以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從來朝廷謹擇帥臣得以專制蓋凡事耳目相接易為裁處今若又置四路安撫使則

恐徒翻空文使逐處愈難承稟相次蒙再遣中使李舜
舉賜臣詔勅就差臣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撫使臣復
叙前說乞只充大名路安撫使又蒙降詔不允當是時
河朔一路新經大災異民罹餓殍棄業而去者道路不
絕臣上體陛下宵旰憂勞累詔付委之意牽強承命不
敢固辭赴職以來雖罄竭愚短思副責任之重而卒無
籌畫以救凋敝玷辱恩遇已踰期歲賴陛下聖德所感
去年夏秋連得大稔流庸歸復疲瘵一蘇緣邊震壞城

壘並已修築完固至於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又皆
得良帥鎮靜疆垂晏然北方絕無事宜重惜盟好兼臣
犬馬故疾日益日深當一道可虞之時安敢不以死自
效今幸安帖如此若尚冒此職實為冗長須至復申前
請欲望聖慈垂恤沛然賜諾許臣依昔日陳執中程琳
各以河朔無事得辭一道安撫之例令臣只充大名府
路安撫使臣若宿疹未甚發作且可支持猶冀勉率
屏葦綏所部或有毫髮上報睿仁

第二

臣伏蒙聖慈以臣陳乞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特賜詔書不允者愚衷所訴蓋居職之匪安聖意未俞敢貪權而遂默竊以臣前年冬奉勅就差判大名府兼河北路安撫使其時當地震水災之後民流失業臣猶以為定州真定府高陽關路各有帥臣自可撫綏所部若更置河北路安撫使則徒翻空文使列郡愈難承稟凡三曾具此奏免即非今日始有辭避况河朔自去年以來繼

獲豐稔編戶安復逐路守帥皆得時才經畫邊垂安靜
臣於此時尤不當冒處茲職不惟陳執中程琳前有成
例請更以近事明之昨西邊以綏城釁作朝廷命臣判
永興軍府兼陝西經略安撫使後以羌雛請命事宜漸
息臣以久病移去朝廷遂只差錢明逸充永興軍一路
安撫使其廊延環慶秦鳳路帥臣得以各修職事至此
有何妨闕兼臣向以多疾獲罷宰任本冀稍休僻郡以
養殘軀不意連當事至繁責至重之處故臣宿疾之作

無暇攝治纏綿累歲肌骸益以尪瘠識慮益以昏耗幸
此無事之際誠望陛下垂惻老臣駑蹇力殫使少寬負
載之勞特降指揮令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不獨國家
因事處置不失其當而於愚臣以義去就亦安其分

安陽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二百十一

集部

安陽集卷三十六

宋 韓琦 撰

奏狀

劉子附

北京乞就移徐州

臣直寫危悰冒聞慈聽願加憐於老疾俾稍就於安全
竊念臣自治平四年秋懇罷冢司請從外補不獨以素
餐之久大懼滿盈益復以宿疹所嬰庶諧治攝陛下照

其誠實即賜矜允不意西陲騷動北道震災繼督庀疲使當重責義難辭避力竭虛辱及此三年偶逃曠失始命許均勞逸而于今尚困劇煩加以臣連歲以來入夏之後脾胃疾作泄注不止精神益耗皮骨僅存深虞漸向暑炎其勢愈加平昔向遇朝廷急難之際臣敢不効死而前此幸一路豐穰兵民安帖狄人敦好邊堠晏然是陛下可以垂軫舊老少容休息之時也近雖蒙詔旨得解三路安撫之職然大名當國北門之衝事實不少固非養疾之地

伏望聖慈特回天地之造就移臣徐州一任以其地偏
事簡漸得訪求醫藥安心調餌三二年間猶覲殘軀粗
遂平適苟蒲柳之質未至極衰然大馬之誠尚期有報

第二

臣近以連歲以來夏秋多病今一路無事乞就移徐州
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疴疲所訴莫匪至誠眷諭
有加未垂恩可重茲哀叩必覲矜從竊念臣厯輔三朝
惟殫一節以孤忠而自進承累聖之誤知向以備位冢

司久妨賢路懇求補外以治宿痾陛下始命均逸鄉邦而亟使當西北繁重之任臣雖衰朽尚且力自牽強以副陛下宵旰之憂今幸北道歲豐兵農安謐而臣積年抱疾根本日深每至夏秋則其勢增劇大名衝會之地其實不能支持譬夫馬牛已竭力耕代勞之用老且病矣而尚旦暮驅之不使休息則恐有傷養育之恩不得無將死溝壑之歎也欲望睿仁加惻早賜就移臣徐州一任俾羸駑之質稍從芻秣之便歲月差久膚革粗完

則其區區報志之心固不敢忘

第三

臣伏蒙聖慈以臣再乞就移徐州特賜詔書不允者臣竊以被疾而辭劇人臣量力而知退也推恩以從欲聖主察誠而貴恕也故量其力當退而不退則必速貪權之禍察其誠當恕而不恕則有傷御下之仁茲臣所以不避重誅固以誠請至于再三者惟陛下察而恕之不傷至仁使免趨於禍敗也重念臣犬馬之疾留伏冒脅

積成大孽根柢已深加以仍歲以來脾胃頓弱自夏涉
秋泄注不止精力耗劣不能自持向遇朝廷有急難驅
策尚且勉強承命然責任既重思慮益勞宿疹因而乘
之內戕日甚今幸一方安帖農畝屢登至于邊垂寂無
警候陛下不於此時容一久病老臣俾脫去衝要付之
事簡之地稍從治養必俟其膏肓之釁危不可解填棄
溝壑期在旦暮然後憐其所訴蓋無及矣欲望陛下矜
臣迫切之懇謂非矯妄早降睿旨許從前請儻螻螻之

命知可保於餘生則天地之恩固不忘於再造

第四

臣近三上章乞就移徐州伏蒙聖慈特差入內供奉官
勾當御藥院李舜舉齋賜詔書不允所乞者恩禮之重
非衰朽之所克勝睿訓矜存感深以泣固當上稟聖諭
以免一時違忤之罪然於去就之分理有未安君父至
仁而懷情不盡亦豈免異日隳敗之誅何者蓋自北道
地震水災民流去貫方朝廷以四路綏御之柄全以屬

臣當此之時臣勢有可辭而不以為辭今災震既息流
徙既復民和歲穰幾至無事而又去三路之煩而就一
道之簡可以無辭矣而辭之由外而觀臣則有若所措
倒錯而圖安已甚在臣自省則以為前日之不辭者力
猶可勉今日之必辭者疲不任劇而猶貪冒權任勢將
顛路則上不能勤宣陛下利澤下不能深究兵民疾苦
中不能完養老臣久衰之氣是朝廷重易臣一州而俾
臣負三不能之患恐非陛下所以厚仁恩念舊物之本

意也臣識具材術固無足過人如天性所得之多而私心自信之篤者惟至誠樸忠爾今臣以樸愚之誠叩陛下儻陛下垂聽而哀憐之使養疾僻州避遠要劇物性得所則疾平可望兼臣尚有餘懇謹附李舜舉面奏孤危之迹夙夜彷徨幸陛下早賜安全則天地之恩臣雖九殞不能上報

到魏二年乞移邢相州

臣竊以事君無隱懇必期伸陳力不能病焉難強此傾

危惓諒惻聖衷伏念臣自解冢司繼膺重寄勉當西北
之事粗殫夙夜之勤而臣稟氣早衰連年被疾夏秋之
際未嘗少寧腹脅之間積成深患以至精神日耗皮骨
僅存大名當北道之衝庶務尤劇比牽昏拙幸及再期
雖思矍鑠以自持實疴疲之不逮欲望聖慈特矜老舊
曲賜保全就移臣邢相一郡稍留歲月訪求醫藥苟未
殞於餘生補報國家冀少施於異日

第二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期乞就移邢相一郡伏蒙聖
慈特降詔書不允者以疾辭煩此固人臣之分推恩從
欲未回君父之慈重剖孤誠必期可報竊念臣早以非
才多病獲解近司本圖均逸而少休俄歎服勞之不暇
方辭西帥又易北都事務益叢寄責愈重臣若犬馬之軀
粗健蒲柳之質未衰猶當策勵尪孱補報萬一其如宿
痾寢劇累歲莫瘳脾胃久虛而易傷形骸至悴而不復
精神殆竭瞻視日昏況當一道之會衝固已二年之牽

強苟覆盆之照終恠則填壑之先可悲伏望陛下少思
簪履之微特回天地之造矜此肺肝之上訴出于筋力
之不支早賜俞旨俾遂前請儻被再生之施惟堅効死
之心

第三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期兩具劄子奏乞就移邢相
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臣聞臣之事君猶子
之事父也子嬰久疾訴于其親未有不哀而憐之者故

雖有煩重之事則不忍勞之懼其疾之增也苟有求治
養之便則俯而從之庶其體之安也必俟疾愈然後責
以幹蠱克家之道未有不竭力盡致以報其親者也臣
哀拙無狀過膺重委不幸得疾淹久逮此累歲北都衝
會之地任越再期心力耗殫自顧不可勉強仰而訴于
陛下再三矣螻蟻之誠不能感動仁聖是將填棄溝壑
無有生理恐傷君父所以垂恤臣子之意伏望陛下稍
念舊物早賜哀憐特降俞旨就移臣邢相一郡使久病

之軀既免嬰煩重之事又得從治養之便若犬馬之疾漸獲平愈則豈敢惜草芥之命忘報大恩

第四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期兩曾奏乞就移邢相一郡至此多日未奉俞旨今却聞有加恩再任之命夙夜震駭益無容處之地竊念臣累歲以來宿疹加劇北門衝會之地自顧不能牽強所以殫竭誠懇謂能感動仁聖陛下若以臣所陳謬妄意在邀勒朝廷則當明加竄殛

以誠不忠儻以臣犬馬多疾衆所共知君父之慈理當垂卹即望早賜檢會臣累奏就移邢相一郡漸冀調養以全衰朽風聞果實決不敢當

北京辭免加節再任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期三曾奏乞就移邢相一郡今月二十二日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劉有方齎到告各一道伏蒙聖慈改授臣永興軍節度使再任判大名府者復司筦鑰仍換節旄恩與願違

敢畢愚懇伏念臣久勞多病日瘁一日而猶遲徊強勉不敢亟去甫及二歲然後決請於朝廷者重辭陛下北顧之託冀閔其日月之久而筋力不支然後有可從之理今乃蒙改恩遣使再委重寄丁寧賜諭不許訴免上心圖舊可謂隆厚矣在臣愚分益以難處且前日之所以辭是力不勝劇也若今日之所以受是有邀而後得也名為辭劇而實若邀而得之此豈事君之道而非臣之素守也陛下即哀臣既憊不忍遂廢猶如臣前請俾

額醫藥心休體佚自有生意犬馬未斃尚効餘力矧北
門衝會非養痾之地儻再勞歲月或殘軀不保是寵之
適足以害之也恐非陛下所以愛老臣之意伏望特回
鑒照曲全衰朽早賜就移臣邢相一郡使便調養形骸
雖蒲萄完得之有時溝壑未填免哀憐之已晚罄輸血
懇決俟矜從所有勅告不敢祇受臣已牒北京權送左
藏庫收掌聽候朝旨

第二

臣近上章辭免加恩再任乞如前請就移邢相一郡伏
蒙聖慈降詔不允者君命雖嚴臣誠當審有不敢免勢
難復陳其合必辭輒罄愚說伏念臣自解政柄曾不得
少均勞逸連當西北重寄首尾五年今守鄴都幸越再
歲久疾衰憊日不能支所以力丐閑州稍圖治養陛下
不以駑蹇疲頓謂可勝任一遣使指三降詔諭丁寧開
曉欲其必從臣竊思之臣老病加劇屢以誠訴陛下未
加軫惻且使再司留鑰不過勉強顛踣負愧猶淺若加

恩換節則理不可當蓋臣之委質惟上所使豈有先推
寵典然後期以受命事君若此臣獨胡顏況臣名器已
重分量已溢辭隆戒滿尚恐招悔更茲叨竊其實難處
臣所以義當堅避必得請而後已也伏望陛下俯回鑒
照特追新渥許仍舊節俾之再任徇一夫必至之懇全
老臣自處之分免隳素節期報大恩

第三

臣近再上劄子辭免恩命乞仍舊節俾之再任伏蒙聖

慈特降詔書不允者血懇已殫宸慈未諒敢冒誅竄終期開允竊念臣本以嬰纏久疾不堪劇事幸茲再歲輒以誠請覬得閑僻之地少安衰朽天高聽遠不能感動而乃特加恩典委以再任臣既屢辭不獲更不敢以病軀自顧願効犬馬雖卒致僵仆無所憾矣亦望陛下推父母之愛委曲全護無使臣盡瘁許國而晚涉邀寵之迹亟追換節之命不為收汗之難則授受之間上下兩得此聖詔所謂君使臣以禮而臣事君以忠也

謝令男忠彥撫諭

臣今月二十三日男忠彥奉使契丹過府具道朝辭日
面奉聖旨令到北京特加撫諭臣老拙無狀日極哀疲
惟懼曠隲有幸寄任豈意陛下不遺舊物尚賜記存兼
臣男忠彥才不過人歷事尚淺亟被選擢將幣虜境往
來由臣治所衆論以為至榮父子遭會聖明優異如此
惟堅忠孝之大節少酬天地之殊恩臣無任

到魏三年乞納節移邢相

臣近兩上表乞還旄節就移邢相一郡再煩詔諭未賜
恩允豈螻蟻之懇不足以感動天聽邪將陛下以臣所
陳矯妄苟避煩劇之任邪夙夜震恐愈不能安是敢仰
冒重誅復罄其說竊念臣素有宿疹結伏脅下加以藏
府累歲未嘗調適當氣血未衰之時頻以藥石攻治猶
可枝梧今年老體虛飲食減退故疾勢乘此有加無瘳
近復流注手足時發攣痛臣之此患衆所共知非敢造
作上罔君父大名當北門衝會事務喧冗殊無頃刻之

暇以自調養况勉率疲悴已過三年臣又聞天道抑高
神理害盈而臣坐尸厚祿無補聖時宜貽身災以示陰
譴陛下若於此時許臣辭將相之重改邢相一州使得
親近醫藥少逭滿盈之罰則餘生再造在陛下今日一
言也伏望不賜詔答早降俞命免臣哀訴不已益重干
黷之罪臣無任虔祈激切之至

第二

臣近三上表願納旄節就移邢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

詔書不允臣竊以父母之視其子惟疾則為憂臣子之事於君不能而後已今大名當衝會之地事務至繁復
兼一路安撫之任而臣抱疾累年積成沉痾以至形骸
尪瘠精神耗瘁幸而罄此駑劣已越二年自度殘軀更
難勉強所以屢傾悃悞上叩仁聖願解將相之重易處
閑郡少期休息以便醫藥而天高聽遠尚未有惻然開
允之意則是子疾已甚而父母不為之恤臣力不逮而
君上不容其退非填棄於溝壑則蒙被於罪誅必然之

理也不勝夙夜危迫之誠伏望陛下推父母憂疾之心
察臣子知止之分更不賜以詔答早降俞旨螻螻微命
庶幾保全天地大恩如何報塞臣無任哀祈激切之至

第三

臣近四上表以連年被疾不堪劇事願還旄節就改邢
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答不允臣便合仰遵訓諭勉
効所職然遇陛下不遺舊老恩卹素降故敢不避重
誅復得申其悃悞竊念臣犬馬之齒今已六十有五前

去七十止有五年而宿疹日深困劣殊甚桑榆之景指
刻頽落北都臨控衝要牽強朽拙已踰考績之期所以
屢剖血誠冀得一閑僻之地治養殘骸不使紛冗之務
日夕攻戕枉殄生理則螻螳微命陛下之再生也若陛
下以未至僵仆本容量力直俟駕蹇委棄于溝壑之下
始加憐惻蓋無及矣伏望稍回聖念早俞前請辭意重
複瀆過再三未賜矜從終難自己臣無任哀祈激切之
至

第四

臣伏奉詔書以臣久病乞納節換郡螻蟻之懇未垂矜
照竊念臣之積疹稔在睿聽至蒙遣使近賜傳問謹因
其復命輒再具劄子附聞若其自當要劇實滿三年哀
病之軀不能勉強固已詳陳之矣陛下仁性堯舜一塵
省覽雖北道獨臣可倚猶將哀憐而聽其去矧方今耆
哲俊德任于外者不一皆可擢以代臣有足寬陛下北
顧之慮何特強延劣不堪之餘哉竊疑前奏未獲上達

故有今詔伏望陛下天地父母涵育愛卹察臣前陳危
惓許移邢相一郡臣之餘生殘質可保與否繫陛下今
日德音一發爾雖然臣決知陛下不忍置臣於不可保
之地也臣無任虔祈激切之至

第五

臣近累上表以久疾不堪劇事到任已越三年懇還將
相之印庶就閑州少安瘁質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
仍斷來章者此見陛下眷倚之意至隆至厚自顧犬馬

何以為報然臣孤誠迫切所訴已煩竊惟睿明無幽不
燭而獨臣有若未照者所以不避蕭斧之戮復此披露
伏念臣早辭宰任得從外補本覬少均勞逸而迄今首
尾六年連處西北要劇之地竒責殊重憂勞日深宿疹
乘之未嘗少寧適幸而大名之任已越三期方朝廷進
擢羣材日新百度之際當得精敏明健之臣推行恩詔
以濟治功而臣疾病累年心力殫耗衆務叢委動覺不
能勉強倘陛下此時俾臣還上旄節改守邢相一郡庶

可以親近醫藥完養衰殘歲年之間或能再備驅策必若不矜老朽未許息肩雖丐請頻仍一切不回天聽俟其職事隳敗昏謬有迹監司明糾朝議公行陛下雖欲救臣不可及也上以損陛下不忘舊臣之惠下以喪愚臣知止易退之節始終之義恐非兩得況聖詔謂久勞者當處以逸陛下既知馭臣之道理當然矣豈忍不少假老臣螻蟻之命踐而行之哉伏望深垂軫察檢會臣累奏早降俞旨施行臣以有旨斷章更不敢上表

第六

臣近以犬馬多病不堪劇事願納旌節改治僻郡伏蒙
聖慈特差入內供奉官李憲齎賜詔書湯藥曲加撫諭
矜臣臂痛發作如要醫官陳易簡可即奏來不令再上
文字者此見陛下覆育之意過於天地隆於父母感極
以泣未知所報然臣有危切之懇因得冒聞聖聽竊念
臣稟氣素劣宿疹已深藏府累年未嘗寧適縱煩國醫
診視且非急遽可治之疾若得於事少地偏之處以歲

月調養猶有痊復之望今大名併廢外尚一十五縣民
務至冗河防多慮使傳交馳而臣以衰疾之軀當此煩
重故形骸日悴精力俱竭况茲勉強實滿三年此時陛
下若不特加恩惻俾遂息肩則填棄溝壑指期可俟伏
望睿明深察早俞前請許臣只守本官就移邢相一郡
免罹陰譴盡荷聖仁

第七

臣近上劄子以累上表願還將相之印庶就閑州少安

瘁質乞早降俞旨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駑力不
任終歸斃路危誠屢瀆亦速竄誅惟等死以難逃幸盖
高之或聽伏念臣積氣留脅久成大痾藏府累年未嘗
寧適殘軀日以枯瘠衆人之所見知今歲入夏以來病
已發作近嘗加艾數百卒無小瘳大名當國北門庶務
繁總雖欲勉強實戕生理所以累形奏牘上叩睿仁冀
易閑州少諧治養而老臣孤遠雖罄竭肝膈終未能感
動聖衷夙夜震憂愈無所措臣竊見韓絳在鄧以素有

先瑩之誓懇乞休退陛下雖未即如請亟命移領許昌
俾從鄉里之便況臣守魏已越三歲抱疾殊久大明在
上必無偏照慈親之愛豈有不均但恐宵旰所勞思未
及此伏望陛下念臣雖衰朽無狀然累朝舊物粗輸忠
力直以老病不能當劇投訴君父少加憐察特依近例
許臣還上旌節就易邢相一郡天心從欲苟貸餘生神
理害盈免貽陰譴

劄子

臣罄剖血誠不避煩瀆天聽念臣早以犬馬多疾久冒
宰職懇求補外冀便調養不意連當西北重任事益煩
委臣受國恩深敢不盡力奈何臣嬰纏宿疹日甚一日
氣攻兩脅發作無時近復流注手足右臂艱於舉動去
歲藏府直至終冬尚不堅固將來入夏必是轉難支持
皆由臣竊祿過優故身被此災譴大名處北道襟要庶
務紛冗自度衰劣不能勉強臣已上表乞納旌節改治閑
僻之地伏望陛下推天地父母之仁曲軫舊物察其老

病不堪劇事許臣只守本官就移邢相一郡幸其事簡
得近醫藥俾延殘喘實荷再生臣無任虔祈激切之至
取進止

到魏四年乞移鄉郡

臣近以再任實滿四年多病不能久當要劇已兩上表
乞納旄節就易鄉便一郡血誠雖至天聽甚高日覬俞
旨沉然未下今月十一日忽然風氣發作右髀一支即
時不能舉動尋加艾服藥連日急攻幸而疾勢遂衰不

成殘廢此乃天戒盈滿陰示戕罰伏望陛下曲矜舊老
益困沉痾特推大恩而存餘生不使無告而趨死所率
頒可詔改治偏州俾臣得愛養精神補完氣血少休歲
月或就痊平則天地至仁宜何以報臣無任祈天俟命
哀鳴迫切之至

第二

臣今月二十一日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御
藥院劉有方到府伏蒙聖慈傳宣撫問以北京地重藉

臣且令在任不須更上封章者聖意丁寧謂猶可任病
軀勉強實已不支今方拙疹之有加蓋恃至仁而敢訴
伏念臣冒榮過量憂職早衰自西解於帥權復北膺於
閩寄宿疹間作比歲相仍大府當衝無時少暇精神坐
耗皮骨空存頃因再任以來通及四年之久遂申前請
日覬俞音不謂特走貴璫親傳天語陛下之眷誠厚不
許辭煩愚臣之意未通惟知灑泣況臣素餐之咎陰譴
不容旬日前右髀一支驟纏風恙雖火攻亟用救治稍

痊而疾勢不輕去來未知若尚嬰於冗劇必隨及於廢
殘臣竊見呂公弼昨帥秦邊以疾請汝陛下惻然垂允
遽易河橋既而以所患未平又求宮觀陛下即除宮使
以便養頤惟臣久病已疲再任已滿前後懇奏略不能
感動聖聰得非過忤之深自取踈異夙夜惟念愈不遑
處伏望陛下廣無偏之施推不忍之慈勿使勞苦而屢
以呼天且矜骸而勢將就死早收使節改治方州止
期歲月之間浸求醫藥之效則白骨更肉盡自生成赤

心置人如何報塞臣無任感天荷聖哀祈激切之至

第三

臣伏蒙聖慈差降中使傳宣撫問賜臣移判相州勅一道及押醫官副使陳易簡診視臣已上表稱謝竊念臣冒寵踰涯連年被疾如近嬰於風痺實自致於身災罪以不避再三屢祈慈惻果特回於睿睠得還治於本邦惟天地施不報之仁使螻螻有再生之望臣雖百殞何塞萬分其陳易簡臣欲令詳究病源熟議合服藥劑更

留三兩日即遣赴闕次蓋恃至仁不勝戰懼臣兼覩文
彥博賈昌朝李昭亮前任大名府移替之日有旨並令
交割公事與轉運使一員發赴本任竊聞韓絳已許朝
覲既到闕見辭恐須稽留日數欲望檢會前來體例早
降指揮許臣只交割公事與轉運使一員訖發赴相州
所貴便遂養順上符恩卹

納北京再任加恩告勅并支賜申狀

近蒙降到勅告一道改授永興軍節度使判大名府令

再任并遞中承領得支賜中書劄子一道尋並牒送大名府於左藏庫寄納具劄子辭免今月六日蒙賜詔書已允所乞并別降到勅一道令再任已祇受訖者右具如前所有上件加恩勅告并支賜中書劄子各一道今差隨行使臣奉職張世昌赴中書投納謹具狀申中書門下謹錄狀上

甲寅秋乞致仕

臣近以年老多病上表乞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特差

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劉有方齎賜
詔書不允及傳宣撫問令臣不得更上封章者病質將
顛輒茲告老詔恩加卹未許歸休重竭丹愚終期軫惻
竊念臣昨任北都衝會之地四周歲籥病力不支屢瀆
宸嚴乞還鄉守卒蒙開可少獲便安而臣祿過災生天
不容祐宿疹攻作更甚曩時今四體所存但有皮骨一
身自視已極膏肓若猶顧戀寵榮不知止足一旦溘先
朝露則臣死有餘責況臣犬馬之齒更百餘日已是六

十八歲七十致政日月幾何臣所以決求引去者蓋望
陛下垂惻舊臣於此一二年許歸田里使得安心治
疾以保餘生斯則特出陛下優異之恩不從常例上以
隆陛下善養老之德下以免老臣不量力之罪中外聞
之孰不激勸若令必俟年及則自是經禮常典凡在百
辟皆得還事何以異於衆人兼劉有方備見臣形骸病
悴絕然不類舊日臣之所訴豈敢欺罔聖明欲望陛下
天地之造察臣前所懇述早賜矜允則臣生年死日敢

忘至仁

第二

臣近以衰年多病再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
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劉惟簡齋賜
詔書不允及傳宣撫問以臣不同庶官宜體朝廷眷待
之意不令更上封章必難從者臣輒還君事輕冒天威
而煩陛下兩遣使人曲加訓諭恩禮優異事極殊常遠
近歎驚哀疲改觀螻螻之賤如何報塞惟恃仁卹重此

披露竊以七十致政禮之大方然及期而不能去者多而未及期而能去者鮮蓋貪權貪祿人之常情知定知退士之高節臣之此舉豈欲專矯常情而自取高節哉誠以材微福過天理不容貽此身災頻年被疾精神日以昏耗筋力難於勉強方朝廷求治有為之際不能推行法制少救凋殘夙夜駭憂莫知所措若尚晏安鄉郡不思退藏雖陛下常賜保全而天下之責不淺臣所以決然告老了不自惑者實望陛下念臣宣力三朝久勞

多病得於七十以前不循常例許臣退身田里治養宿
瘵安然待盡則陛下大恩雖天地之造不過也萬世所
觀足為榮耀一時之勸實厚風俗君臣之義可謂兩得
矣且陛下愛臣撫臣如此之至而臣將再瀝危懇願遂
雅志者豈敢故有違忤自掇廢棄哉蓋臣子以疾求退
仰訴君父察情觀過理或可矜必貸重誅賜以俞命

第三

臣近以衰老多病三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

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裴昱齋賜詔
書不允及傳宣撫問令臣體認累降旨命宜寢所乞者
老病乞骸人臣常分而煩陛下三遣使指累諭德音訓
撫丁寧不容謝去雖簪履服御之舊未忍遽捐顧犬馬
疾疹之餘何由自效恩深報淺感極涕零臣聞所謂大
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而臣頻年以來宿恙攻作精
神日耗疲劣異常久安鄉邦坐竊厚祿當止不止可謂
不能以道事君者也夙夜惟省媿不自安所以疊上奏

封願歸田里庶諧治養以保餘齡而陛下但以老臣歷
輔三朝粗竭忠力雖有衰耄不職尸素無耻之罪一皆
掩而不問薦加慰勞未許退休臣上體陛下垂恤老臣
禮意如此之厚更不敢重陳悃悞上瀆聖聰勉策疲駑
以就職事然沉痾內梗日久日深年歲之間勢必增甚
至時不免復申前請仰叩上仁預輸哀切之誠幸賜記
憐之造

乙卯夏乞致政

臣近以年老多病日益昏耗公家之事愈不能支竊惟
陛下有堯舜之仁天地之度若以至誠上訴理必矜從
遂上表再乞致仕伏蒙聖慈復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
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劉惟簡齎賜詔書不允仍傳宣
撫問曲加訓諭老臣無狀何以副陛下眷留存記之異
然念臣所得之病其來已久盤結深固內攻不常乘哀
肆孽醫藥不效況叨鄉守又過二年竊祿偷安物議輕
笑心常自媿疾亦隨增若得釋去吏文罷接人事退歸

私第專意調養庶幾螻蝻之命稍延歲月乃陛下再造之大恩也或者以文彥博年及七十近乞致政陛下以北門所倚之重再三惇勉尚不容去謂臣年齡未及求退必難臣以為不然彥博氣宇康強衆所共知起居飲食壯者或不能及陛下未許謝事彥博不敢固辭此可謂兩得其宜也豈如臣積恙歲深有加無減形神俱弊皮骨僅存乃是將入溝壑之人固與彥博不同惟陛下憐而察之早賜開允

第二

臣近再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內
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梁從政齋賜詔書不允仍
傳宣撫問曲諭聖意及有殿直崔汝良押使到制告勅
牒各一道蒙恩改授臣永興軍節度使令再任者以疾
乞骸誠乃屢瀆無名加寵義孰敢當惟恃至仁必容懇
訴伏念臣身嬰宿疹未嘗少康鄉郡偷安坐踰再歲顧
衰殘之日甚思勉強而不能遂此拜章復祈謝事不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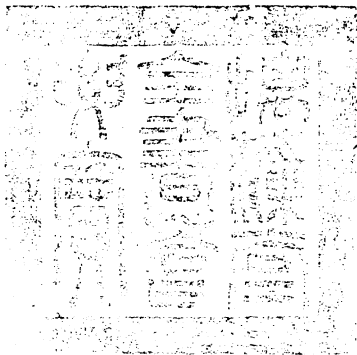
特推渥命再守本邦求致政而得換節旄慙尸祿而又
臨鄉里於臣去就之分始末何安雖陛下以簪履為思
過憐舊物而天下之人觀臣舉措不惟自取棄薄豈不
玷累國家且臣向任北都嘗因滿歲乞移近鄉一郡其
時蒙朝廷有改節再任之命臣尋累奏具陳始因自請
乃得加恩事涉要君其罪至大終感陛下垂察乃令繳
納告勅臣以北門總一路之重聖寄匪輕遂不敢更辭
再任今臣在相州閑僻之地常媿素餐因疾屢請退休

安可輒當此禮況臣天嫉盈滿自速身災近因暑氣所傷畜熱在內藏府泄利只作常年夏秋脾胃虛弱調理溫補太過一旦徧身黃發亟用涼藥驅逐踰旬黃始漸退惟是飲食頓然減少肌骸瘦瘠更甚往時自料犬馬殘軀不日即填溝壑伏望陛下念臣疾苦如此非敢矯妄早降宸旨俾臣上納新命及察臣前後誠請許歸田里臣既得心安無事專意醫藥則頽暮之年或得稍延殘喘實陛下天地之大賜也

安陽集卷三十六

謹案卷三十五第十三頁後六行聖明當諒刊本
諒訛謀今改

第十四頁前四行脅氣乘虛動作刊本乘訛采今
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宣葆光